

记得我刚到美国不久的时候，买了一辆二手的自行车，骑着它去一家餐馆打工。有天很晚回家，路上遇到了瓢泼大雨。那时候很年轻，我觉得自己挺勇猛。路上没有人。噼噼啪啪雨水浇打水泥路的声音使我想起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这时候，有一辆黑色轿车从身后驶过，却在我身边慢下来。车窗慢慢摇下，一位男士探身关切地问道：喂！你还好吧？

那时候我到美国不久，对一个陌生人尤其是个陌生男人在这个大雨里突然的问候有点摸不着头脑，我下意识地回答了一句：还行啊！谁知他接着又说了一句：要不要我捎你啊？

我愣了一下，脑子飞快地转，干嘛？这天气，他要我上他的车？这不是开玩笑吗！我大声说：不用！不用啊！他继续用疑问的目光看着我，似乎还在邀请我上他的车。我不再理他了，骑着我的车迎着风雨向前。开车的男人耸耸肩，摇上车窗，“嗖”的一下把车开走了。

后来，我懂得了。那天的遭遇非常正常，任何一个女士如果在路上遇到变天，一定会有男士主动提出帮助。这叫“绅士风度，君子之举”。

当我有了自己的车子，在路上行驶，又是旁边经过的另一辆车的车窗摇了下来，车里的人伸出手向下指着我的车子示意着，嘴里还在大声说着什么。我也摇下车窗大声问他，你说什么啊？！他说了一个词：Y 你的轮胎！

我靠边慢行并停下车，果然看到我的车后轮胎已经磨平没有凹凸了。于是我第一时间找到一个车行去换了新胎。像这样普通路人善意的提醒依然是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又想起回国后曾经坐火车去外地出差，恰巧坐在迎风的地方，车窗大开，风速加上车速变成了一种疾速任意的吹，直吹我的

头和脸。背风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年轻的二十岁的小伙子。那时候我在美国住了多年初次回国，我一手挡着前额一边就对小伙子说，你能和我调换一下座位么？我以为他会第一时间站起身和我交换座位并说一句：对不起，我应该早和你换的。但是事实是，他愣了一下，接着坚定地摇摇头，看都不看我便把眼睛移向风沙飞驰的窗外。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

近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内。我习惯了忘记自己女士的身份而经常去和男人们竞争，我一面是注意经营自己精致时尚的外表，一面在各种场合竭力努力地要做掌控者。疲惫之后，我总在叹息，gentleman 都在哪儿呢？

中国的男人为什么不懂得做绅士呢？中国的男人为什么不懂强在肉柔在外的道理呢？中国的经济已经起飞了，可中国人引为自豪的礼仪和风度还藏在哪块沼泽地里呢？

我听说过德国在许多年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时期，人民在不能主动提高自己文明程度的前提下，政府开始强行设立法规以制止粗鲁。他们规定在开关门时，如果前面的人没有给后面的人行驶，又是旁边经过的另一辆车的车窗摇了下来，车里的人伸出手向下指着我的车子示意着，嘴里还在大声说着什么。我也摇下车窗大声问他，你说什么啊？！他说了一个词：Y 你的轮胎！

我靠边慢行并停下车，果然看到我的车后轮胎已经磨平没有凹凸了。于是我第一时间找到一个车行去换了新胎。像这样普通路人善意的提醒依然是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又想起回国后曾经坐火车去外地出差，恰巧坐在迎风的地方，车窗大开，风速加上车速变成了一种疾速任意的吹，直吹我的



意大利的中世纪古镇卡尔卡塔距罗马 47 公里，周边几十平方公里都是原始森林，著名的特莱加河谷就在这个自然保护区里。全镇虽然只有四十户居民、百余人口，但凭着中世纪的建筑风格、梦幻般的生态环境和山谷古堡的美丽风光，卡尔卡塔已被誉为当今世界上 15 座最著名的山顶古镇之一。今年春天，应意大利“A.L.B.A”艺术家协会的邀请，我到古镇参加画展和学术研讨活动。那天，协会执行主席奥泰罗先生特地下山来接站。当我们徒步拾级而上时，冷不防一群鸽子从城堡的墙洞里腾飞，几只鸽子蛋顺势“天降”。奥泰罗告诉我，欧洲中世纪的古镇建在山顶上是为了抵御入侵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卡尔卡塔曾有过滑坡，导致居民全部搬迁。直到 1960 年以后才再次有人居住，入驻者多为艺术家，古镇就此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艺术社区，设有教堂、自然博物馆、画廊、餐馆和酒吧等，参观者络绎不绝。为了让我体验一下山寨生活，奥泰罗特地安排我住

时依然不自禁地想，这个开车的是不是也是国外留学回来的啊？

不久前，一个朋友开车载我出行，街上照例是车水马龙的状况，坐上车后，我发现了一张剥过的糖纸，我捡起来放在手里，朋友自然地说，扔到窗外就行了。我斜眼看他，你一直就这样的不文明吗？朋友不说话了。在一条左拐道上，我们身后一辆辆车接连不停地加速驶过，完全没有谦让的意思。朋友几次都开不过去。这时候他说，吴霜，你说他们文明么？我要是文明下去，什么时候咱们才能过去呢？

曾几何时，我们自诩礼仪之邦的子民们已经丢掉了君子之本？即便腰缠万贯，能掩盖那些令人汗颜的粗鲁行止吗？

李坚在红坊新开展展，邀我们夫妇前去品鉴。画展未看，却倒勾起我对美术情怀的悠悠漫忆。真可谓旧事浮沉，犹在目前。

青年时代，我曾在上海美术馆贴隔壁的弄堂里住过一个时期，结识了展馆门房收票的谭姓老翁，并跟他成了忘年交。从此，只要他一努嘴，一手势，我即可登堂入室，一泡就是半天。这样，我则成了这儿的常客。凡事接触多了，再傻的门外汉子，对门内的事情也会谙熟三分。那时的展览，几乎都是名家的作品。面对着一幅幅耀眼的巨人画品，确实给人以高山仰止的敬畏。在众多

的画展中，令我至今仍印象深刻的，是林风眠。那是个炎热的夏天，可是当我刚一入门，没有空调冷气的展厅，却有着冷飕飕、阴鸷鸷的一身清涼的惬意。这凉意何来？



单眼皮女孩 (彩色铅笔画) 蔡 蕴

我发觉，所谓旅游对我来说，每每意味着就是看建筑看草木。我发现，我对建筑的兴趣大于人，胜于山水。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小山小水，每每觉得景色略同。零打碎敲的小景色已难以打动现代人那颗越来越奢侈的心了。

一样是寻找自己，不如好好端详自己日新月异的城市。每次出门，与其焦虑每一次浪费在途中的时间，不如把它当做在自己城市的一次“微旅行”。在办事的过程中，沿路瞄一下浦西的最新地标；凝眸一下浦东处处拔地而起高楼与气势。曾采访过 1881 台湾职业妇女联谊会，她们的读书会基本每次换一个点，作为自己快速而感性融入上海的渠道。

而我们这些老上海们，反而是生疏了上海的新气象，上海的无限可能与满

然”和“自我”，才能达到“自觉”和“自省”的高度。这些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间，有的对话十分幽默。比如有位画家喜欢用烟熏火烤来处理画面的暗部。“请问，这种手段能否视为一种创新？”他问道。“艺术创新的标准可以思辨。但它一点也不像火腿。”台上评论家的回答让所有人都开怀大笑。我在发言中提到敬畏艺术是一种信奉。对此，主持人立即附言：“直率、真诚、诗性和往返，如果少了其中一点，艺术只能成为一种摆设。”……

一个细雨绵绵的日子，古镇举办了颁奖仪式，外貌酷似阿兰德隆的意大利画家帕莱蒙获得了优秀奖，奖品是一个银色盘子。他的获奖感言是：“我一生最大的乐趣就是端好这个盘子！”而当奥泰罗宣布我得到绘画最高奖项时，我却毫无思想准备——卡尔卡塔之春，令人寻梦似归！

这是一座地下美术馆，却不使用人工照明，全部采光都源于自然。

原来是从四壁林风眠的画面上放射出来的！你看那大幅的芦苇、松涛、残荷、鹭鸶、秋色及静物等，画家将西画色彩的绚丽，与中国水墨的韵致完美相融；那整体的灰蒙蒙、雾朦胧，沉郁而又飘逸的视觉效果，让人直觉得无

画画是深情的事

周宪法

标题、画版样，编辑了数不清的文化版面，共事了二十多个春秋，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同桌的你”。在报社，同事们都晓得李坚的文章写得有文采，却不知道他还有画画这一手。于是常有人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心里明白，李坚的这一手，是他持久苦练的结果。仅就速写而言，他那本黑色硬面簿子从不离身，凡参加大小会议，我傻傻地记录着台上人的讲话，他呢，悄悄地速写着台上人的神情；本子上还涂抹着编辑、记者及其他人员的各色形态，这为他的绘画打下了坚实基础。后来我退休颐享清福，而他却背起画篋云游四方，沉情于荒漠、石窟、古寺、废墟乃至异国的教堂、城堡、小镇，足下所到之处，手上必有佳作诞生。李坚在市郊天马山脚下有一座秘

的爽目、爽身和爽心！也许是我的脑子被大师的画弄痴了，有一天竟突发奇想：我可否也学它两笔呢？某日闲逛至复兴公园附近，见一叫“斯可画室”的招生，小广告上“绘画速成”吸引了我，于是毫不犹豫缴费上课。这位斯可先生年纪与我相仿，二十来岁，但个子比我还高，头发也比我长。第一堂课他教导我说：“绘画的基础是素描；素描的透视看线条；线条的技法靠速写。”这些话我至今仍不知他说得对不对，但素描、线条、速写六字，却是刻入了脑际。我学画却用力，日复一日画的是石膏像及一些方形、圆形、椭圆形等实物。谁知“基础”打了一年，我连一只“蛋”也画不圆……

若干年后，我随中国新闻代表团赴法国访问，在巴黎的塞纳河畔，见一群摆地摊的中国画家为游客画肖像，每张 15 法郎。为留个纪念，我选了一位高个、长发的画家画像。让我吃惊的是，这位画家就是当年那位斯可先生！我可能是三十年岁月留痕太深，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怕他羞于此业，迟疑再三，没有挑明我们之间的那段

园春色。如果说，读书是为了与好东西邂逅。那么，出门意味着见到好景色。读书，是为内心上釉；建筑，是为时光守岁。

所谓幸福，就是能创造性地表达内心与感受。所谓幸福，也是某种深情，能被感动。

去看协开会，就顺路多看一眼马勒公寓。去瑞金医院体检，就细咀咀嚼瑞金宾馆欧式庭院的不尽韵味。今夏七月在花园饭店举办的“神户美食节”。众人来去匆匆，直奔美食，我却兼带观赏日式风味的眼福。那种清清淡淡的调子，那种简洁里面的精致与禅意，是我一次一次看不够的美感。

不做计划，没有计划。一切遇遇而喜。也许，潜意识里的要就是“被安排”的随机与邂逅。其他的，正好想象。

关系。回国后我还是感到遗憾，这是多么难得的机缘呀！我为啥不请他在香榭丽舍大街喝杯咖啡，叙叙当年短暂的师生之谊……

跑题远了，还是说李坚。我和李坚在晚报，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我们曾在一个桌面上发稿件、制

画画是深情的事

周宪法

标题、画版样，编辑了数不清的文化版面，共事了二十多个春秋，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同桌的你”。在报社，同事们都晓得李坚的文章写得有文采，却不知道他还有画画这一手。于是常有人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心里明白，李坚的这一手，是他持久苦练的结果。仅就速写而言，他那本黑色硬面簿子从不离身，凡参加大小会议，我傻傻地记录着台上人的讲话，他呢，悄悄地速写着台上人的神情；本子上还涂抹着编辑、记者及其他人员的各色形态，这为他的绘画打下了坚实基础。后来我退休颐享清福，而他却背起画篋云游四方，沉情于荒漠、石窟、古寺、废墟乃至异国的教堂、城堡、小镇，足下所到之处，手上必有佳作诞生。李坚在市郊天马山脚下有一座秘

的爽目、爽身和爽心！也许是我的脑子被大师的画弄痴了，有一天竟突发奇想：我可否也学它两笔呢？某日闲逛至复兴公园附近，见一叫“斯可画室”的招生，小广告上“绘画速成”吸引了我，于是毫不犹豫缴费上课。这位斯可先生年纪与我相仿，二十来岁，但个子比我还高，头发也比我长。第一堂课他教导我说：“绘画的基础是素描；素描的透视看线条；线条的技法靠速写。”这些话我至今仍不知他说得对不对，但素描、线条、速写六字，却是刻入了脑际。我学画却用力，日复一日画的是石膏像及一些方形、圆形、椭圆形等实物。谁知“基础”打了一年，我连一只“蛋”也画不圆……

若干年后，我随中国新闻代表团赴法国访问，在巴黎的塞纳河畔，见一群摆地摊的中国画家为游客画肖像，每张 15 法郎。为留个纪念，我选了一位高个、长发的画家画像。让我吃惊的是，这位画家就是当年那位斯可先生！我可能是三十年岁月留痕太深，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怕他羞于此业，迟疑再三，没有挑明我们之间的那段

园春色。如果说，读书是为了与好东西邂逅。那么，出门意味着见到好景色。读书，是为内心上釉；建筑，是为时光守岁。

所谓幸福，就是能创造性地表达内心与感受。所谓幸福，也是某种深情，能被感动。

去看协开会，就顺路多看一眼马勒公寓。去瑞金医院体检，就细咀咀嚼瑞金宾馆欧式庭院的不尽韵味。今夏七月在花园饭店举办的“神户美食节”。众人来去匆匆，直奔美食，我却兼带观赏日式风味的眼福。那种清清淡淡的调子，那种简洁里面的精致与禅意，是我一次一次看不够的美感。

不做计划，没有计划。一切遇遇而喜。也许，潜意识里的要就是“被安排”的随机与邂逅。其他的，正好想象。

宅，他和夫人经常蛰居在那里，与闲云野鹤为伴，过着古文人般的耕读生活。当然，他更多的是潜心修炼丹青，那宽敞空旷的画室，布满了各类画种的草稿、成品和半成品，令人目不暇接。这神秘的地方我自然常去，我既是为赏画，也是为尝鲜，因为他家饭桌上的鸡鸭鱼蛋和蔬菜瓜果，都是在这儿自产的。李坚的每次画展，大都是在这儿运筹出炉。时隔一年半载，他会来一个电话，嗓门响响地：“是宪法吗？画展好了，有空来看看哦？”我岂敢不看，立即捧一束鲜花，欣然前往。

李坚的画展办过不下十次，由于他怀着“画画是深情的事”，所以每次的展品，总会有新东西呈现，给人以惊喜。他涉猎的画种是多方面的，完全是一个专业画家承载的重负。这次的速写展，六十幅人体、人像及风景，是对画家的素描、速写功力的一次检验；它们没有丝毫的掩饰，是赤裸裸的真活儿！

我家客厅里挂着李坚的两幅画，一幅油画、一幅速写，这是他多年前送我的。这次他又问我：“看中了哪幅没有？”怎么没有？可是他现在的画身价不菲，我怎好意思张口呢！

施蛰存先生上世纪 20 年代在松江二中求学，30 年代在此教书，并在此迈出了早期文学创作的脚步。先生名满天下之后，仍念念不忘母校的两个“好”，一是“师资好”，不少老师都是名家或后来了名家；二是“纪律严”，但并不“威”，教师总是和善地开导，因此学生不反感，肯听从。正因为这两个“好”，当先生步入教师生涯时，母校很自然地成了他的第一选择。他在教课之余，还与朱雯、王季思、陆维钊等先生编注过一套高中语文教科书共十二册，供江苏全省各中学使用；又与朱雯先生合编过一份刊物：《中学生文艺月刊》，深受中学生欢迎。

1989 年夏，施先生题词致意母校，曰：饮水思源，落款为“老学生施蛰存”。先生说：“写这四个字，以表示我对母校的感恩。”并告诫在校学生道：一个人的举止、行为多数都是定型于中学时代，如果在这个时期没有得到良好的品德教育，将来无论升入大学或在社会上就业，便很容易放纵恣肆，近朱近墨，自己不易把握了。这些话很值得今日一味在应试教育里打滚，在分数线上出花头的人士深思。后五年，学校大庆，先生自云“体力大衰，无法参与大典”，但仍是题词相赠：“俊才辈出”。同年，松江二中校友会改旧楼为新筑，由校友赵祖康题写楼名：思源楼。“思源”二字出于施先生以“老学生”的身份所作的题词。一位老师有感而发，在“思源楼”外墙题壁道：“平平常常二层楼，百年沧桑至今。留墨母校真情在，大师自称小学生。”先生养病期间，二中领导先后几次去华东医院慰问，先生见面即能直呼其名，并一再叮嘱说：学校要加强古文教学，要提高国人的语文水平。又当场嘱人整理家中藏书，把适合中学生阅读的书送给母校。在先生眼中，古文教学与语文水平密切相关，现在有些古不成今不就的语文界新宠常在那里口无遮拦地贬低古文教学，实在有必要听一听先生的“老人之言”。

2003 年，松江二中百年校庆筹委会正组织采访问尚未成行，施先生已乘鹤归去。施先生生前曾对松江二中的老师说过一句话：“做一个好老师，使学生永远记着你。”其实，先生自己就是一位好老师，其谆谆教诲，言犹在耳，朗朗行止，堪为楷模。

明代有个姓王的工部侍郎，人长得很俊美，但脸上光光，没长胡须。他惯于拍马奉承，但又不好看场合，有时不免弄巧成拙。有一次他去太监王振的住处，王振随便问起：“王侍郎，尔何无髯？”王某脱口而出对曰：“公无髯，儿子岂敢有髯？”王振哭哭不得，众人目瞪口呆。

弄巧成拙说无髯

恽 清

明代有个姓王的工部侍郎，人长得很俊美，但脸上光光，没长胡须。他惯于拍马奉承，但又不好看场合，有时不免弄巧成拙。有一次他去太监王振的住处，王振随便问起：“王侍郎，尔何无髯？”王某脱口而出对曰：“公无髯，儿子岂敢有髯？”王振哭哭不得，众人目瞪口呆。

施蛰存先生与松江二中

丘 剑 云